四庫全書

子部

三魚堂賸言卷七

監察御史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莊渠遺書內有與余子積書云朱子晚年定論近始見之似不計年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已意即收載之耳今亦無論其他如載答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放便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前未定之論與中和舊說相同也文公論心學凡三變

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為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
得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
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
聞五峰之學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
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
本根答何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
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
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

定見也祭南軒文始所同嚌而終所共棄其此類也夫大抵先生自其初年固已卓然有志聖學然未免為言語文字分却工夫至於中年以後方有一規模今日正當因先生已定之論而反証其未定者庶幾有所持循也觀此條莊渠之學頗正

唐荆川編諸儒語要十卷高景逸序云前六卷皆諸先生所自得語後四卷則辨析同異然前六卷載周程張朱五先生上蔡龜山五峰南軒之語而終以象山慈湖

白沙陽明之語如河津餘干不得與焉則去取未當也後四卷雜取先儒之言而不註明姓氏則條例未善也又有續語要六卷則係薛文清吳康齋陳剩夫章楓山胡敬齋曹月川蔡虛齋魏莊渠徐養齋尤西川呂涇野王心齋羅念菴羅近溪錢緒山王龍溪鄒東廓十七人之言究陵黄一騰所纂輯也然遺羅整菴邵二泉亦不能無議徐養齋尤西川未詳其為何人　曹月川余未見其書今觀此編所載如云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

旦晝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為人生而復死為鬼往來不已而為輪迴哉其言卓然又此編載其太極圖說述解序存疑録序儒者宗統譜序家規輯略序則其書皆傳於世　尤西川大約是良知家然其言有甚精當者如云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惟者多是自己勝心氣浮有以致之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少有所見即思壓人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即伸已意此等處雖善亦惡也又或被人規警不肯認過改悔委曲輾轉

尋路出脫則是彼有愛我之心我反拒之以此交人人誰容乎必須虛心平氣謙巳下人求益不求勝可也又云未悉人言而輙伸巳意此學者通病却在未悉輙伸之間不在議論是非處又云後生於前賢及前輩語言有與我不合者尤須下氣抑心反覆詳味必不可從然後斷之尤須克去勝心勿以一言得失輕議前人苟同之與立異皆私心也更學何事又云正大光明之士未免有以善服人之病又云風水家說壞人心術斷以大

義禁而絶之可也六經四書不言風水茍於禮義有關孔孟當詳説之矣又云我儒言仁統四德然四德亦各統仁隨時隨事立名非有偏全之異理一而已按幾亭學言第一卷内又云禮義智皆仁也言心也若以事則仁義智皆禮而已矣是故教人為國以禮禮也者三者之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者也非禮則三者不可見亦無自行

葉訒菴謂諄諄以躬行為重論學不以陽明為不是出衛

爾錫潛齋寤言相示衛亦徵向陽明者寤言中云立大志審幾微踏實地又云初學不制俗情無以見至情然至情未能發動終擺脫俗情不來故致曲集義皆因其所發而擴充之使有火然泉達之勢又云學者未能中行寧為狂狷未可與權先求有立未能溫良恭儉讓先為剛毅木訥此皆名言

陸桴亭性善圖說大旨謂人性之善正要在氣質上看此只說得朱子不離氣質一邊而畧了不雜氣質一邊

此圖甚不必作至論高顧大旨而深取高子無聲無臭即至善也一語謂陽明以善為有聲臭故說無善無惡豈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不知高子此語亦未是謂善無聲無臭是知無極而未知太極也知沖漠無朕而未知萬象森然已備也雖若異乎陽明之說而實與陽明之說同歸也張幹臣困知記序云始也以儒而託於禪既也以禪之實篡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崇正學之稱而已非正學有闢異端之論而已趨異端此數語曲盡

嘉隆以來講學之弊

較對困知記見整菴論薛文清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云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若云一有一無則非理氣無縫隙之論矣此一段說得最好與整菴別處論理氣不同余前疑文清之言未融得此豁然

容城孫奇逢字鍾元理學宗傳一書混朱陸陽明而一之蓋未知考正晚年定論也但慈湖龍溪近溪海門則列

在朱卷補遺之中蓋亦知其非矣

理學宗傳葦本清心性說曰心學傳自虞廷雖曰觀諸孩提之愛敬則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乞人不受嘑蹴雖梏亡之後本心猶有未盡泯者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於未喪之前或指點于既喪之後無非欲人自識其本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為孩提也曾有漸長不為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嘑蹴曾有永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譬之穀種不種不生譬之

真金不淘不净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競指衆人見在之心即與聖人同也其説甚正然觀其意却似以心為主而以理從之不是以理為主而以心從之　又見錢緒山論師門虚寂之旨曰變動周流虚以適變無思無為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言絶學者執于典要泥于思為變通感通之旨遂亡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即吾儒之精髓用之以主持世教為吾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虚聲拒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虚寂反

從而避忌之不知此原是吾儒家常茶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此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可謂巧矣又論無善無惡曰目無色故能盡天下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直是放言無忌愚

思王氏與高弟語言流傳者宜倣陽明要書例摘而辨之庶使後世不再惑也

象山云六經皆我註脚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夫此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

學者不知正學而輕於信人如理學宗傳所載賀克恭之于白沙南元善徐珊等之于陽明此正朱子所謂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非其正者也南元善字大吉渭南人陽明座師聞講學遂列弟子列徐珊師陽明舉鄉試癸未南宫以心學為問陰以闢陽明珊讀策問歎曰吾烏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對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克恭刻白沙像懸于室

黄太冲有沈清溪墓誌言心性之辨亦明大約自羅整菴痛言象山陽明之後如髙景逸劉念臺皆不敢復指

心為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為氣而性為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云爾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罩夫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髙劉則視理在心内髙則以静坐為主劉則以慎獨為主而謂無動無静髙則似周子主静之説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説及朱子中和初説而皆失其真

江陵請開經筵疏有聖功已密而益密聖德日新而又新之語因思大學曰又日新孟子曰又從而振德之此

兩又字最有味凡為學教人俱不可不知此又字

汪呰文與許甫草書曰宗門之教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子之道與禪為一則辟諸傾乳入酒終于酒乳俱敗此條似是而非如此言却似宗門原有妙處但不可與吾儒合則亦何恠天下之從之哉　昔之佞佛者多合三教今之佞佛者又多分三教

張瑶山文集内有玉山遺響一種其一條云居茅屋中每從搜覽之暇默坐觀心焚香一炷雖本體照徹不得

遽信覺山空人靜諸緣屏退點塵不到精神収拾透裏
快然又其序云建我師祠以俎豆薛胡羅高四先生則
其學大抵微近于梁谿
又一條云塘南王公云孔子曰無知陽明言知善知惡
是良知姑就初學所及言之使從此透入必透到水窮
山盡處乃可夫單提良知既為後人所疑而塘南又淺
視良知提出無知水盡山窮從何下手此說得好
又一條云水簾洞天半路斷始以梯升繼則甃石而上

然空中階級意在速成根脚不平未及旬日雨過則崩
程子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九層之臺須大做脚
始得又稱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
上安脚更好嗟嗟夫心之所之曰志學者立志當以君
子自待以希聖希賢希天自期最不可薄視此身隘視
此心掀天揭地全在脚根否則便小有成就亦非大規
模久則且如風中草任其波靡如水上萍聼其飄蕩做
得一分便損一分做得一層便壞一層予是以因山徑

之既成復傾不能不與學者求其所以立脚所以栽根此一條最警切不可不猛省夫康節猶空中樓閣也而況不如康節者乎

箕山集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亦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

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為一我必分知行為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為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

此條最足羽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書云若提明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于我矣與前言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

又與羅先生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間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孫北老學問淵深所梓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高存之四先生學約俱有不謀而同者按此則簣山所推重者此二人而已

又有一書言宗儒語畧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乎所取於

簣山者正在于此人能勇於從善如此天下有何事哉使象山有此心則必無無極太極之争使陽明有此心則必不執良知之説必不為晚年定論之書令人挾一偏之見恥屈於正論多方以求勝孰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者乃在于能屈耶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却紛華靡麗之習乃區區整菴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學者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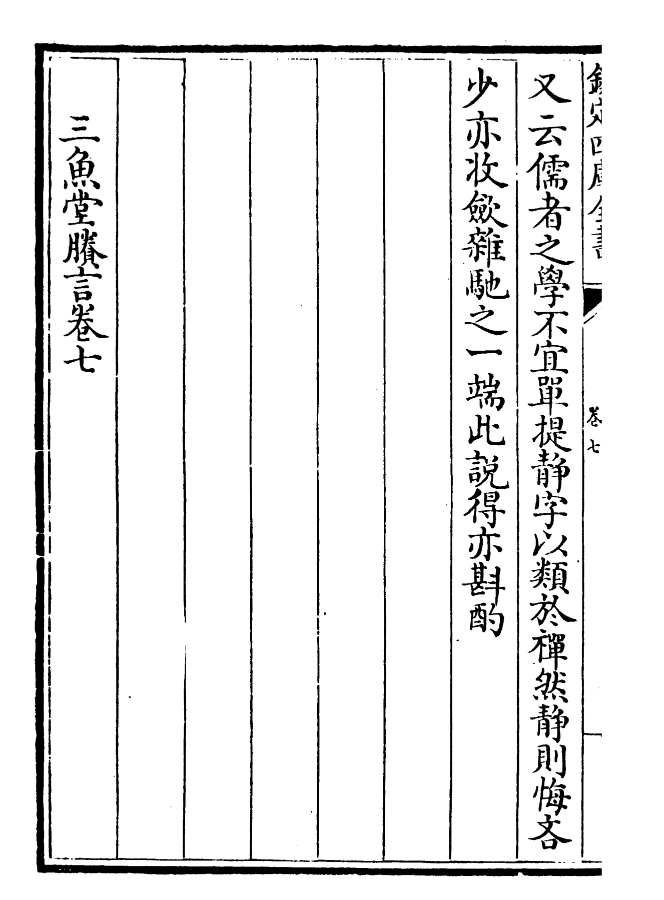
閱張簣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雖不是兩箇畢竟

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顔子之學即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為驕吝為器小為執拗甚至為姦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為而其實毒蒼生而悞國事者即此自命為經濟之人其論最快

篔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愚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是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篔山語録上卷云學問止有漸進工夫别無頓悟法門

又云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虚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何從說聖賢言語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又足見其體認之細



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

三魚堂賸言卷七

三魚堂賸言卷八

監察御史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閲學蔀通辨見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因思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皆是心學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不分動靜象山陽明則竟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略及於讀

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内究竟則一様　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影指理在心内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

辨有明之理學較宋更難以陽明之功業髙劉之節義皆天下所信服如順風而乎故辨之尤難

令人見陽明之功業便以識之者為刻不知管夷吾之在春秋是何等様功業孔孟只以一小字一畢字斷之安得以其功而信其學哉且陽明即有功亦不過在一

時而以朱子爲楊墨以孔子爲九千鎰其得罪在萬世吾豈能爲之解耶

真西山集夜氣箴曰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讀至此不覺悚然又云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二語最精

黄太冲學案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謂有功而議論不無偏僻蓋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斷諸儒之同異自然

如此愚因思經師與人師不同而人師内又有二種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若蕺山先生者以為興起之師則可以為成德之師則不可而太冲尊之太過所以多費周旋

髙忠憲與管登之辨云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者矣此一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却不認得性中條目

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亦大異于程朱矣其不欲言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

閱徐鴻洲信古餘論見其論西銘是仁體因悟與萬物流通者仁體也無物不有者仁體也無時不然者仁體也故中庸費隱章論語子在川上章與西銘皆是言仁體

閱紫陽通志見高彙旃格致論其學似正於景逸又刁蒙吉寄嚴佩之書不滿涇陽而深推景逸以此與陳幾

亭同配享於道南祠其所著潛室劄記中亦多格論但於景逸覺服膺太過耳又施璜所著思誠録訓蒙諸條其論甚正又通志所載江知默字月巖汪學聖字惕若皆有志於學而以梁谿為宗者

閱顧涇凡與高景逸論學問當從狂狷起脚書此其病根

看薛方山考亭淵源録序言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不覺太息孔孟豈有二

法哉方山序中既言老而知朱學之精而又為調停之說如此蓋終不敢直指陸學為非也又其末言象山晚年亦得力於朱子以救陽明朱子晚年得力於象山之說亦屬調停

考亭淵源録第十八卷載朱子告郭友仁有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說郭是從禪學入門者恐此所述未必確用功如何可這樣限定　第二十卷劉淳叟欲做虛靜工夫朱子與言李延平教人靜坐之不然可見郭友仁

所述未確

呂涇野集有云衡有銖兩鈞石之星也若為塵垢所掩則不可得而辨矣天有斗樞三垣五緯二十八宿之星也若為雲霧所障則不可得而辨矣夫人心之有星猶天與衡也此一段說心最好又云如使顔子之父母不悅於簞瓢乃顔子自以為樂而不改則雖夫子豈肯稱其賢此亦說得最好又云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約乎故顔子曰約我以禮此看約禮即一貫與愚向所見

不同又云時有升降隂陽盡之矣學無止足鳶魚見之

矣隂陽盡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鳶魚見體用顯微

皆非在物者也是見道之言又云禹之導江河在拜昌

言何以知言之昌在精一以執中未至於禹者在求其

病之所切而去之如牛之䚫言叅之三省説得真妙又

云孔門論學惟仁為大學仁惟禮為急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皆仁也天體物而無不在仁體事而無不存夫子

告顔淵之為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是意乎按此一

條可見約禮即是一貫予向疑一貫與此約字不同非也

較王學質疑因思程子言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云性即理也此處宜將大學或問中所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合看方明仁義禮智皆心之用管乎天下之理者也閱孫徵君年譜歎近年來南方有一黄黎州北方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然天下

學者多被他教得不清楚

孫鍾元鹿伯順一生苦志只做得不踐迹的事

鹿江村孫徵君皆一代偉人其品之髙則所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也其學之勇則所謂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者也只是不虛心不細心子路當日亦是這個氣象賴聖人之裁成所以終成千古大賢

看學蔀通辨後編朱子答廖子晦一條覺明鏡止可喻心不可喻性朱子大學或問中有鑑空衡平之説論顏

子明睿所照亦以明鏡言之皆只是言心至象山論孟子萬物皆備而以鏡中看花言之則是以鏡喻性矣大謬此陳清瀾所以謂孟子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理言陸學之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影象言

以六經為聖人糟粕者猶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外以六經為我註脚者直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內故王弼之易何晏之論語猶有可取而象山之解經必不可從也

閱儒宗理要內緒言覺其疎淺

黃太冲撰周海門傳云性理也心氣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言性無善無不善以無善無不善為性者海門之咎也然陽明不曰心即理乎何可掩也大抵昔之為王學者樂其病今之為王學者掩其病

刁蒙吉辨道錄載羅文莊之言曰理一分殊四字本程子論西銘之言其言至簡而推之天下之理無所不盡持此以論性自不須立天命氣質之兩名按整菴尊理

一分殊之語可也而便欲以此破除天命氣質之名則非矣但知理氣之合而不知理氣之分可乎

陳邃鶴言閩中從來不染於姚江之學惟一李贄出仕於外與王龍溪交遂習為横議

朱陸皆以鏡喻心然一是真明鏡一是含糊之鏡辨學術異同若在經書文義上辨之則彼此膠執葛藤無已矣且舍文義而單論下手工夫則得失自見

今之回護姚江者有二一則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語

此不過欲寬姚江其病猶小一則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語此則直欲誣程朱其罪大

昔人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與夫子主忠信徙義之意同我人存一至誠無偽之心進而有為可謂忠矣然其間輕重緩急過差而不合於義者儘多故進思盡忠者必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徙義陽明以致良知三字為學豈知此也哉

姚江一派學術日異而月不同正嘉之際其詞詖嘉隆

之際其詞淫萬歷以後其詞邪至今日其詞遁

日求去過而過不能去者一則起於欲根未盡一則起於習氣未除一則起于見識未真

一篇朱子行狀即是一篇太極圖說一篇太極圖說即是一篇朱子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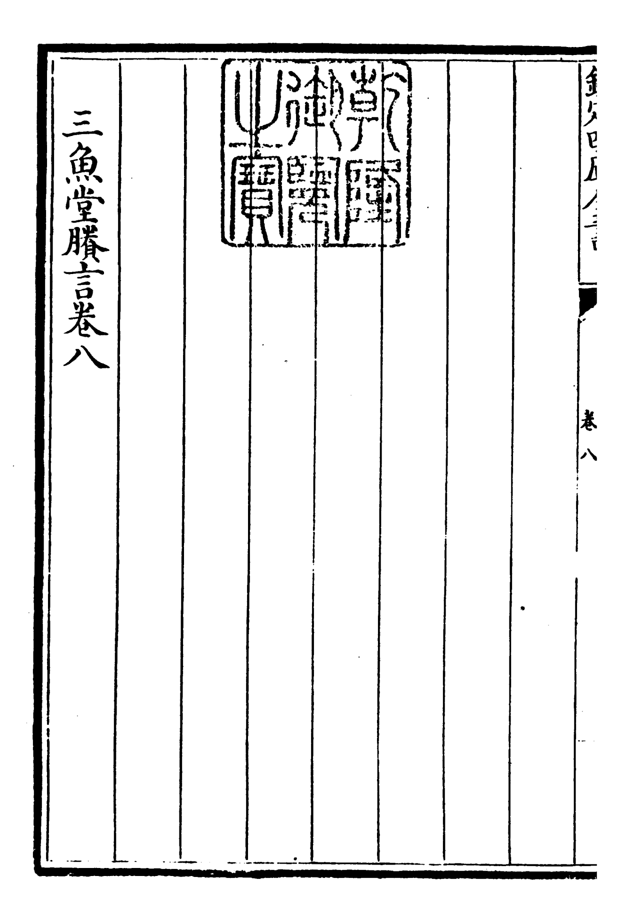
人之喜怒各有氣象程子欲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愚更欲人忘其怒而觀怒之氣象儘有怒得是而氣象不好者

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

天下道理只得一箇旋相為宮之法在醫家則謂之君臣佐使

大人言態見可之講書但自講一番而不能使其委曲入於童子之耳乎因悟聖人言忠又必言恕蓋能盡心而不能推已其弊如此

春秋之義不責下責上不責小人責君子大易之義不憂衰而憂盛以此思之人生何時可不戒謹



三魚堂賸言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三魚堂賸言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蔡枝華

三魚堂賸言卷九

監察御史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初學讀戰國策不如將綱目自威烈王至秦始皇并天下熟讀

綱目序知伯之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序子思之言于顯王二十三年皆是追叙法知伯子思皆綱目前人

綱目書法於孝惠四年帝冠條下云於是帝生十五年

矣查荀悅漢紀高祖崩年孝惠巳年十六安得如書法所云又綱目高祖十年分注内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正誤因杜詩黄綺終辭漢之句遂云綺里季夏一人也黄公一人也今查漢紀四人曰東園公夏黄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安得如正誤之言又查孝惠四年立皇后張氏漢紀綱目俱云是魯元公主女然恐非魯元所親生觀高帝七年上欲以魯元許匈奴此時尚未歸張敖也安得至孝惠四年遂有如此長女荀悅議其

非禮恐亦未考

漢武綱目跅弛二字跅是跅落乃不顧利害之意弛是弛廢乃不循規矩之意注不甚明

綱目雖極與嚴光然不載足加帝腹之事蓋不予其傲也

閱桓帝延熹三年綱目趙岐為皮氏長以宦者左悺兄為河東太守恥之即日棄官而歸可謂危行矣惜未能言孫以至家屬受禍此李固之女文姬所以戒其弟也

玩綱目言孔北海才踈意廣只是大綱好細目未盡

看國語三川震篇因思後世地震之變多矣不必皆亡伯陽父何以知幽王之亡大抵天變與人事相叅人事不與天變偶至不至於亡如元氣壯盛之人偶感風寒也人事既壞天變又至其亡必矣如元氣衰弱之人復遭風寒也觀其言周德若二代之季可知

國語管子對桓公曰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設象者立為一定之法也式權者用其

變通之宜所以善此法也比綴以度以人之衆寡言人有衆寡難以一法治比校之連綴之宜分則分宜合則合各有度焉竱本肇末以事之本末言事有本末難以一法理等量之匡正之宜重而重宜輕而輕亦各有度焉是皆所謂權也國語夙沙釐云吾委質于翟之鼓非委質于晉之鼓也韋昭註云質贄也左傳狐突云策名委質杜註孔疏云質身體也二說不同說異而不妨並存者此類是

史記趙世家獻侯即位治中牟瓚注中牟應在相州非鄭中牟辨地里志之失最是項羽紀宋義留安陽索隱謂應在宋州非相州之安陽辨師古之非最是

公孫弘儘有好處如誅郭解抑卜式殺主父偃皆不可謂不是特阻汲黯董仲舒則不能為之解

史記公孫弘傳不載其開東閤事亦是太史公惡而不知其美處

閱汲鄭傳鄭俠而和汲俠而清

讀李斯傳以督責爲王道以申商爲聖人何異指鹿爲馬

史記相如傳序上林八川而云東注太湖何謬至此註不能正而反附會之何也

郭解之謙讓只是一個克字與萬石君之氣味全别

讀貨殖傳太史公只知人心不知道心只知氣質之性不知義理之性

漢書武帝紀不載輪臺之悔可謂不知要

閱漢書鼂錯傳峭直刻深四字直與深本是美字峭刻便成病痛

蕭望之不恱丙吉而非耿壽昌常平議君子與君子不能盡合從古有之

漢書儒林傳叙易獨詳而於毛詩及春秋三傳甚略毛公及公羊穀梁子皆不載其名及其授受尚書自伏生以上亦絶不知其授受不知其何故

漢書循吏儒林二傳學者不可不讀

荀悅三游論可與班史游俠論同讀游字不知當作何解疑是浮也查綱目班荀二論俱採附於誅郭解之下

光武紀王莽和戎卒正邳彤及考彤傳則作和成未詳孰是

閱黄子鴻所訂晉地里志於青州濟南郡有三疑云按二漢志及宋魏諸志濟南所領如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等縣皆同未嘗云有所移徙省廢今此志所領皆北海之縣而本郡故縣槩無一見可疑一也又按漢志有

北海郡景帝置後漢不改魏晉紀中皆有北海王宋魏皆有北海郡今本志濟南所領五縣前後志皆屬北海未嘗云有更置獨此志縣存而郡改可疑二也又按本志晉凡郡國一百七十三今止一百七十二計失一郡疑即北海也但通典不詳通考亦仍之蓋其沿誤久矣今當於濟南郡下改正曰領平陵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等縣另增北海郡漢置統縣五始列平壽下密膠東即墨祝阿五縣于其下其考証甚詳然愚取左傳杜註

查之其言濟南當有歴城平陵朝陽及平壽即墨當屬北海見於桓十八年莊十年襄四年六年二十七年之註信矣但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註云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則祝阿在晉固屬濟南也又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註云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則北海又有都昌也此則又可疑　查子鴻草木原云本志濟南所屬五縣其四縣皆舊屬北海

子鴻言晉書地里志張氏所置涼州十一郡乃落去西

海郡查魏書張軌傳始得之胡三省通鑑注亦以為乜一郡葢刻板之譌久矣胡却不知查魏書耳又沙州内落髙昌一郡戊巳校尉戊巳二字譌作張茂以三字亦查魏書校正

葉石君言晉書李特載記中𨚗字音觸諸本多譌作二字

隋劉炫與牛弘論令史之言讀周禮者不可不知此與李諤之論文體王通之答楊素皆隋代之至言

黄俞邵言元史之踈畧甚有一人而前後重出者如藝文志則竟不作當時纂修者皆名儒而踈畧如此豈非政令嚴刻諸儒廹於期限遂不及詳慎與　元史不作藝文志恐其陋不在史而在元

元史祭祀志言漢承秦敝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謀議廵守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興兄弟相繼共為一代而統緒亂廹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為一雖以唐宋盛時皆莫之正按此則古者兄弟相繼各為一代當考

肴元史不忽木傳歎許魯齋成就人材之功不可及也次馬者王鶚之于闊闊蕭𣂏之于孛术魯翀乎

傳掌雷明書筆力頗弱以張孚敬等置佞倖傳張居正置權臣傳李贄置異教傳其識甚卑

明書張居正贊云居正祖申韓之餘習結曹王之奧援器滿而驕沒身之後名臭家滅明之相本實撥於此萬死莫贖此論甚卓又佞倖傳云桂萼之為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睚眦怨獨以名薦魏校為國子祭酒屬使

代疏草其條對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㝷為之搆守仁奪世封而校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㝷不能救此一段說得莊渠甚無色

明書以張玉入亂賊傳而謂高拱夏言皆不學無術妙極

明之賦役有夏稅秋糧即唐之租有均徭即唐之庸有里甲即唐之調其夏稅秋糧之名雖似本楊炎却與楊

炎不同楊炎之法是并均傜里甲總入夏税秋糧之内

三魚堂賸言卷九

三魚堂賸言卷十

監察御史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閔陸栫亭分野圖一行所謂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為山河下流娵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東井處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星紀居河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

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此等處甚明至謂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此不可解雲漢在天本有定位似每日有升降不知何故謂升降因月而異此升降似以隱見言

閱桴亭月道圖說始知洪範註所云月立春春分從青道者言月行太陽立春春分之道則謂之青道非謂立

春春分之時而月行青道也月行九道十有九歳而一
周非一歳而歴九道也一千六百九十八日有奇而行
一道非一季而即能遍一道也桴亭此圖大有功於學
者

查舊所抄圖書編内有云月上弦于東井下弦于牽牛
上弦于牽牛下弦于東井又邵子云冬至之月所行如
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前數語大抵即
桴亭所云以交初所臨而言也若邵子數言則却似月

一年而歴南北與十九歳而徧九道之說似不同疑月一歳之内雖夏南冬北至于極南極北則必十九歳而一周也

月食據欽天監頒行京師月食七分四杪初虧寅正三刻十二分食甚夘正二刻六分復圓辰正初刻是夜初虧月正在申位歴酉至戌而没乃知邵康節所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其言果然蓋以晝夜長短而言非以極南極北而言也

到欽天監會卲武峯談歴卲言西法不能出古法之範圍而多改頭换面以自異如歲差消長之法西法不能異于古也而將宫次移易則便若大異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以有歲差譬之湍水然在内者勢狹而轉急在外者勢寛而轉稍緩此古法也而西法則分爲幾重天遂若大異惟以地爲圓體此爲獨得而弧矢算法亦勝于郭守敬愚因問天文家之言曰冬至日在箕斗之黄道此道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夏至日在井鬼之

黄道此道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是日之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黄道之勢然也然以歲差推之假使千萬年後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冬至日亦當出寅入戌與武案曰不然若使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牛鬼之黄道亦改而南矣蓋所謂日躔在井鬼者非必定與井鬼之宿同在一處也但與之相當耳或南或北固隨時不同也故夏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寅入戌冬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辰入申余為之恍然因思向見傅仁均答

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知黃道如何樣變今乃悟所謂變者乃南北之異耳但仁均說得不明白不如武寀之言鑿然又思西法謂列宿與天各有運行以此致歲差其說亦不然看來依西法則列宿移而黃道不移依古法則黃道移而列宿不移不知是否當再叩之

天原發微載蔡季通問極星只在天中東西南北皆取正于極而極星皆在上何也文公無以對此段未知出何處按

若依今西法論極星則可無疑矣

閱孫北海河紀見昔之論河源者紛紛不一合而言之有三大約言出于闐葱嶺者其下源也言出崑崙者其中源也言出西番朶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俗傳為星宿海者其上源也自星宿海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復繞崑崙山之北至積石經河州始入中國張騫見其下源而不見其中源崑崙之説見其中源而不見其

下源至元學士蒲察篤始窮歷而得之自星宿至崑崙三千餘里自崑崙至積石又三千餘里自積石至龍門又三千餘里而或以為二萬一千三百餘里者悞也向見言黃河者皆云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然嘗問從中州來者則今汴城仍在河之南甚

疑之今觀河紀載弘治時廵撫徐恪疏云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而汴南之新河又淤乃知所謂汴城在河北者只是正統以後弘治以前之事　又按河紀國初糧船自儀真抵淮安謂之裡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疏閘清江浦由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啓閉其後恐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此段說天妃緣由最

明然亦未詳新河創自何人　潘季馴楊一魁二人相
接為總河一主築隄東水一主分黃導淮此議論之最
不同者河紀中皆言其有功未曾剖析孰非孰是　季
馴云人欲棄舊以為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分
支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然觀萬歷廿五年總
河劉東星疏云河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
家道口趙家圈石將軍廟兩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
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

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萬歷七年總河潘季馴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不果則是潘公四治河束水之策雖行而故道之策未全用也按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只佐朱公衡開新河非其本意第二次治河在隆慶末開所謂故道垂成而廢第三次治河在萬歷六年功成高堰而故道仍不果行第四次在萬歷十六年惟見嚴閘禁築遥堤諸議不見别作為但其始終不主開泇之議只就河言河是即復故道之意也

河紀嘉靖十二年劉天和之治河亦似有見葢因運河原不用黄河之水故棄魚臺穀亭之淤河不治聽河向趙皮寨南行而專濬漕河此在朱瀇楊李之前自成一策　嘉靖初尚書胡世寧論河勢南分二道東南一道東分新舊五道說得最詳然只是嘉靖初年黄河之勢不應刪其姓名年月混入禹貢註

王亮士疏濬末議一篇專論濱海形勢即導淮九則中海口一條之意而此言之特詳大意言北至廟灣南抵

泰州二三百里是即所謂范公堤名塲塲分即于堤上

按地分界亦猶自淮及揚高寶各分界于其中也東為鹽塲竈户居之西為民田惟民種之揆堤内有大河名曰穿塲河沿河各立塲分各有石閘洩水入其運鹽港河以達于海是則各塲皆有海口矣當年范公造堤之義有二一為不開穿塲河則塲分隔絶鹽舶難于轉運一為高寶興鹽下河一帶直達鹽塲上下瀰漫毫無阻隔上水易洩涓滴不留則民田盡成陸地而海潮泛漲

斥滷倒入則苗稼勢必枯焦又慮水壅莫洩故各造石閘以達港而入于海是即所謂運鹽各港河也考前朝祖制自范公堤外皆係草塲惟供燒剪不蒔禾稼是以不厭海潮故范公惟于堤上閘口各立水簾而不問閘下之港與河也今草塲既於前朝變價以充邉餉則在官之草塲盡為各竈之私產開墾耕刈盡屬禾苗雖欲不實為築壩不可得矣倘惟議開復而不議建閘以時啟閉非持平之論也又云地脉由雍而豫而揚至海而

盡此舊說也若海中大勢必至黑洋方為大海其色深黑而味苦若其出海千餘里雖則茫然無際實則非可橫行之地蓋耕牧之地至通泰與鹽而盡其末盡者分沙五支直入大海之中凡千餘里所謂五條沙也潮長則洋洋湯湯茫無畔岸潮落則沙壅土漲深不容尺其沙土堅硬更甚鐵石海船可載數千者必遠而避之惟沙船底窄可以掉臂其中其船即因沙以得名故海口之間無與於詸防又云若淮黄會而東趨則滙聚于安

東對面之馬邏達義𧄍家嘴新溝口栁浦灣五大險工一帶處所入海欲于對岸開一支河以殺河勢又懼有傷安東必築高堤以固之

又戊申上明公書云築歸仁集等隄鳳泗淮揚民請僉同若議築翟家𡑍一帶決口則盱泗等州縣必為力爭謂與彼地不利查萬歷年間潘季馴築塞高堰決口之後盱泗皆樂豊年載在潘公申辨泗州鄉紳常三省疏中若非當年赫然震怒將常三省力行黜罷高堰石工

馬能告成而不意彼地奸人利於私販又將石工未及之處復行盜決以致貽害若此也

又議用災民畚鍤云細心分别壯健定為一工派於泥水險要地面每日照六分定例日給米四升銀二分婦女及老幼定為一工派於高原地面日給米三升銀三分如其人力微小則量減銀二分若夫跛癃殘疾難資其力役之用而實可課以綯索踏擊之工亦止給以米二升銀二分所有節省銀米存為犒勞壯健鼓舞工作

之貴夫役不必遠調而自集災民不必賑卹而共飽又云苟得其人而任之必為假之以用舍之柄濡之以持久之計裕之以錢穀之資與之以便宜之略重之以斬殺之權而斷不可拘牽之以文墨淆亂之以議論限勒之以程期恐動之以詰責始可漸次以期其功倘決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工用一錢而必俟估計以銷奏拔一人而必拘資格以註冊罪一夫而必待奏奪以施刑欲求平成立奏此必不得之數

三魚堂賸言卷十

三魚堂賸言卷十一

監察御史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太倉王石隱刻說文論正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正彚成三十萬言誠宇内所未有之書亦宇内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諸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桴亭確菴乃勉於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

陸翼王博聞而樸實君子也家多藏書如儀禮經傳通解金仁山許白雲真西山魏鶴山文集及西山讀書記其家多有學部通辨一書孫北海亦從翼王借得韓元少徐彦和皆從借抄翼王言北海學博而才敏其所著諸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于學者博學之士皆收入門下相助校對朱錫鬯顧寧人其尤也顧寧人有日知錄多發先儒所未發又言桴亭確菴當晏東二張盛行之時獨卓然以實學自勵不肯隨聲附和桴亭上馬撫臺

二十四款皆切中時務

胡敬齋集三卷目錄自第五葉後缺疑其書尚不止此

查焦弱侯經籍考不載此書卷首有門人鄱陽余祐序其第一篇奉于生書託其於京中尋程子遺書朱子語類伊洛淵源晦菴文集等書噫先輩於書亦得之難如此

陸翼王言嘉定四先生之文皆本于歸震川蓋震川一脉獨傳于嘉定而及于餘子也震川墓志係唐叔達

筆託名于王文肅初文肅欲自作數日不成卒使叔達為之

翼王又言黄陶菴每在神前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就館于常熟也時張公國維巡撫吳中取陶菴觀風第一張公至主人所請與相見甚歡時適有以千金之事求主人為言于張公者主人適别有一事干張公不便又言勸陶菴言之陶菴堅不肯其人不得已索太翁一書與之曰子言此則我甘旨之奉有餘

孝莫甚焉陶菴卒不肯曰不可破我不妄取戒既第後不肯干凟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為言卒不能移其意葢其誓于神前者皆能力踐其言又言明季士大夫相聚上者言道德次者論文章最下寧可涉聲色無有及於貨利者余言陶菴之學間入於禪巽王言陶菴本從濂洛入門後喜靜坐又喜閱壇經諸書因不無夾雜又言此事是非誠難辨在江寧得學蔀通辨乃始知之又言魏環極言孫北海諸書以考正晚年定論為第一又言

嘉定前輩之書嚴永思通鑑是一好書雖有云温公通鑑有資於治者取之無關于治者略之今嚴書所詳温公非不知之乃其所不取者也然嚴書亦不為無益又言徐九一雖溺於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昭發名枋也

吴淞江之白鶴港南有宣聖衣冠墓讀其碑乃孔子四十四代孫稹仕隋為蘇州刺史因家焉而以宣聖衣冠葬於此循其墓道過一小橋橋北即先師廟先聖及四

配皆塑像左為啟聖祠祠有孔子周流列國圖右為子之燕居有吳道子畫聖像石碑二廟後即先聖衣冠墓墓後有書院守祠僧聖歸居之僧云道子聖像碑其大者相傳為徐文貞家摹刻亂後埋沒於瓦礫中康熙九年移置于此其小者相傳為松江顧氏家物則在此已久又云塑像先是萬歷時陸古堂倣闕里像為之歲久圯壞今年八月邑中士大夫改塑以舊像為不文俱從改易然失其真矣陸古堂即纂廣輿記者

舟中看山曉閣明文選見曾異撰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信州鵞湖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弘正以前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各半説得明白然曾意却是要調停于朱陸之間曾又送林守一序云使司馬子長而與人交必不能成史記其意謂必目中無人獨往獨來然後其氣無礙而能著作此不成議論又曹我雪賀施存梅八十序十分回護謂昭代奄竪之禍三為振為瑾為忠賢而忠賢為烈頌功德

如莽迫帝后如操私人典兵室有藏甲如産禄南北軍文貟文定不能尼振文正文恪不能尼瑾如揚方沸之羮而欲澹灑之以仙掌之露勢所甚難為時計者獨有抽薪一法耳自寅秋膺簡命緹騎不復出詔獄之威亦稍殺止則以曲逆之沉思運仲弓之妙用委蛇調劑師旣不言世亦不得盡知不然一跌而為蕃武再跌而為訓注往事可鑒又何幸焉噫存梅所處何時所居何位所行何事可以抽薪兩字塞責耶共閲倪鴻寶黄石齋

文湛持陳明卿譚友夏章大力羅文止艾千子張受先文數十首惟千子宋史禮樂志論差為有用文字金正希文嫌其多衰颯之氣張天如文頗精寔而氣多滯有陳弘緒號石莊者文氣甚爽未詳其為何人陳卧子平内盜議頗佳田一儁羅念菴祠田記李維楨告信陵君祠文俱可人意于慎行與司寇丘公論江陵事書最是有關係文字馮琢菴寄山隂王相公書伍容菴上首輔書是有用之文陳眉公衺石公等書俱纎細無足取又

馮琢菴文昌閣記云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取斗四星圖繪其象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為縞衣素舄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最足醒人

程孟陽耦耕堂集纖細無可取

常熟志修於嘉靖已亥平湖馮汝弼作縣時也查有明一代人物當以吳訥為第一傳稱其非聖之書不讀文

非關於世教不為所著有小學集解北漢字義等書永樂時人其所著尊經閣記發明朱子子游祠記甚明朱子記中引隋書儒林傳序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及荀卿非十二子篇媮懦憚事無廉恥嗜飲食是子游氏之儒雖引之而不明言其所出得訥記而愈明訥云荀去子游幾二百載其時弟子鄉人或狃于習俗遂議及子游故朱子云云修志者邑人鄧鼓

古徽書者華容人孫瑴纂古讖緯之書而自附以論解

偶撿其一段頗好曰三墳以伏羲為燧人之子矣鄭玄六藝論又謂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皇甫世紀云女媧氏亦風姓伏羲之妹也譙周古史考則云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伏羲次有三姓乃至女媧鄭玄以大庭氏為神農之别號而譙周以神農炎帝非一人自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羅泌路史至以為軒轅之前别有軒轅而有巢之上更一有巢何上古之多茫冥也夫以帝王至貴而隱泯留汨猶若此而况於後

世一介里巷修名者其孰為表而傳之使聲施不朽哉
見張爾公四書大全辨大約好因史以証經此其所長
而多翻朱註非純正之書也比之見聖編則較斂然才
又不如內引陳幾亭則稱嘉善陳氏引譚梁生顧麟士
則稱或曰
齊東野語係南宋周密字公謹所著內有辨復㪟伏三
字音義一段甚好曰復㪟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於混
亂今各疏于左復有三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

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竟土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皆是也易註云還語註猶覆與詩為愎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復又之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于亳詩複會諸侯語復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彖贊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切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三音芳六切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

切者覆幬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君為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亦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得雌伏皆是也前五行志元帝初年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顔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王元美望太湖詩云青天不道向外生白日如從此間

沒此二句雖是形容太湖之寥廓然亦可見人之見識易局於一隅若不從太湖之外看而只就太湖中看則幾疑天日只在太湖邊上矣

江陵答大同廵撫賈春宇曰俺答既死彼中無主爭王爭印必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沉幾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為親已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為主持致滋仇怨也此純是戰國機械以程朱處此當如何曰程朱亦不強為

主持但其來控則以至誠告之曰朝廷無成心但爾衆共推服能效順者當主之

妹壻陳耐菴好學不倦藏書甚富余為顏其堂曰萬卷嘗云窮達天也若不讀書便不識義理不識義理何以為人余首肯其言

魏永叔禧延陵書院記云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攻也至雒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雒蜀之爭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陸之

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説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攻矣為學者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于聖賢之道而已又蔡忠襄傳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為三百年一人灑北宋以來儒者之恥於此二文可窺其學

孫北海禹貢山水考其中考核亦多可據但每將他人之説與巳意夾持間架不清

汪苕文鈍翁類稿有云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于進退之

際恒皇皇焉不能自主何也非其人為之其時為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為食力蠶以為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俯無以育其妻子飢寒之患迫于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遯世長往浩然於寂寞無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難也讀此一段不覺為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許魯齋治生為急一語

鈍翁類稿内有王西樵傳載其所作僞詩傳論畧云近

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偽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偽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為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敘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於楚李維楨為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

賓者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徵周氏其偽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亡真贋漢藝文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並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為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説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于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説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按西樵氏論最有功於詩汪載之集中亦最有

見余向固疑之然未知其出于豐坊也

又云公伯寮親與七十子之列而敢于毁季路邪和叔本程門髙弟而遽誣宣仁以附紹述之說比例固好但寮雖史記列弟子中而家語無之未可定為弟子也即使果弟子矣或在七十人之外而未必在七十人之内即使在内矣而或在執贄以後叛其師友或在執贄以前未聞聖教皆不可知事遼遠難以臆斷也

讀張文潛集喜其論漢曰文帝之所以裁絳侯者乃所

以深愛之宣帝之所以寵霍光者乃所以深害之論德宗曰德宗先討田悦是先攻其堅故天下亂憲宗先平元濟是先攻其易故天下定又論魯仲連曰孔子請討陳恒不可則止仲連以布衣而出身救天下之患此墨子摩頂放踵之學論吳起曰起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此主少國疑衆情未信時之所深忌子産所以欲焚載書論商鞅曰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有賊丈夫焉不能忍歳月之勤而急其效於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

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於平時然不過數年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一日皆作而不可制又喜其譏司馬遷之反覆詳叙鼂政荆軻竇嬰灌夫之事又論邴吉曰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邉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吉當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邉思職而已哉吉脫宣帝于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

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末之思與論趙充國云武帝戰匈奴之強而不能引匈奴於弱而後戰唐太宗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勝之而未可以無患故與之臨渭水而盟其後李靖以孤軍而功過於衛霍之百戰惟投其時故也勾踐與范蠡謀吳勾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至稻蟹之變而遂起而不疑此即充國之法也論李郭曰李光弼治軍行兵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子儀能使吐蕃為父而史

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于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則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此於伏人之道小矣漢高偽游雲夢雖能執韓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髙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髙之徒繼踵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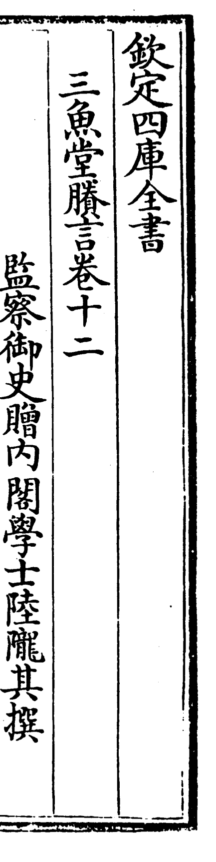
起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按文潛之論李郭最正然其論治術則引老子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為之也金石裂土山焦者所以為今日之霰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為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聖人未有不尚乎術也此則藴氏之餘習大抵聖人言術必歸之道藴氏之徒言道必歸之術

三魚堂賸言卷十一

三魚堂賸言卷十二

監察御史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性理朱子論讀書法曰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即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某舊若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又曰讀書之法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愚閱此不覺爽然向來正病在思之功多而讀



之功少所以學問不能長進何可不自勵

張瑶山論做詩云後生纔得科第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撇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去學醉漢此等議論大有益學者

張江陵作吕豫所諱調陽墓誌云公為人外溫而心辨中毅而貌和於事吶吶不輕為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為異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嘐嘐猥小曹參而卑丙吉

然則虞廷云寅恭者非耶按江陵之贊呂公者如此而其身則殊不然蓋呂公之為人亦非中正之道也　讀其辛未程策論治不主更張而主綜核綜核二字是江陵本領乃惡更張而遂病孟子之法先王而取荀卿之法後王則過矣

閱戚咫叔所作韻法至論縱有四聲橫有七音之說似是而實非謂在樂五聲二變為七音若喉舌唇齒之音即止於七亦與樂之七音風馬牛不相及也夫十二律

者聲之有定者也宮商者聲之無定者也今以一字而高下之則十二律殆幾乎徧律尚不可定而可定其為宮商乎且玉篇韻會及陳獻可其分屬亙有不同其為牽合無疑此論實闢所未聞又相與面論三十六字母宜刪者六宜增者二十有八合之得五十八母切韻指南等書不知聲之有母非三十六字之可統也故有音和類隔等門展轉葛藤又云邵子不用見溪羣疑等母而以他音一百五十二為母此是振古人豪之識但聲

音之數則寔無如是之多也若獻可之韻雖云本卲子寔不用卲子之法又云從來韻譜止為詩賦限韻而設原非審音而分韻元尚聲律而周氏之韻出一釐千古之訛洪武因之又云自唐以前之詩必以律呂調之而始可合樂至詞曲起則律呂即在詞曲之中矣　辛酉十一月閱卲子書知以律呂配聲音亦是借說非樂中之律呂

真西山集有葉安仁墓誌銘云葉名湜字子是建安人

為安仁令以循吏稱子釆末云世遠道散為政者芻狗其人鬼魅其俗以為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聞義利先後之説鮮不姍笑以為迂濶而君用之於治邑不期年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古道不可行於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與又言君壯歲游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説故其為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愚向讀葉釆近思録註不知其人觀此知釆之學有自來矣

西山集史彌遠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不允詔曰大臣之義與衆庶不同多事之時視承平亦異夫既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其他賜彌遠詔尚多皆極其贊揚至云羣材彚進蔚有慶歷元祐之風公道砥平寖還乾道淳熙之舊西山亦不幸而處此時哉

嗣開叔祖言法不可輕變所變之法雖善而小民未必通知則胥吏反因以生奸非數年之久不能得其益又言人之奸弊當預防之不可使至于甚至於甚而後治

之則所傷實多

宋崑友言我輩當隨處體認天理亦當隨處培養人材

閱崑友謁劉青田祠詩跋云向聞先生埋金以遺子孫凡有發掘處相傳以為美談余心疑之誠如所云則管華之不若矣何以為先生及至括蒼寓城東張賓朋家備問青田軼事如埋金發掘俱正統時巨寇鄭諫胡陶得二子孫所為假先生以欺世爾愚按此為青田表白不可不知

臨川四先生止艾東鄉天傭子集中有有用之文

泊小貞借宿於蘆花菴菴臨泖濵僧心遺指菴前之泖云此為横泖其自泖塔一直上南者為長泖二泖相並其又南則為圓泖葢即五舍泖也泖字在篇海字彙皆音柳其字始見于陸機對晉武帝之言愚因僧言思所謂三泖者乃陸機一時之言以其傍九峰言之耳若夫五舍泖之南有小泖以及泖橋以南之泖皆不在三泖之數也　又泖塔僧漢輪云青浦北捍山有横泖為三泖之

一在泖塔東北泖橋以南者為長泖此說近之

途中看車箱兩旁下又釘一小横木中間鑿為半月形含軸其中亦有於小横木下為兩足以含軸者此即考工記註所謂伏兎也又疑車箱四旁木皆謂之軫如今蘆席四旁有邉者亦謂之軫當再考

呂涇野送黄廣東序云今之聽獄也速判結以為神空囹圄以為静過告訴以為威習左右以為察委屬吏以為體納請謁以為通久淹禁以為慎法是以不中而民

是以罔措此數語可為炯戒

涇野浩齋詩敘云自孟子後漢時董汲陳郭諸賢似能行而未盡明隋唐時王韓陸李諸賢似能明而未必行趙宋周張二程馬邵諸賢似能明且行矣而未至此數語說得好又送汪希周序云凡官省下者卒知獲上而不知治下知勤簿書而不知勤農桑知信吏胥而不信閭閻知奔走司院而不知行阡陌官是以日遷而民是以日敝此數語形容俗吏最精

涇野又有云學士君子者將以治國平天下者也當其未仕之先所宜急者莫有過於身家身家理而國天下不難矣然而學士君子往往舍其本源巧藝以謀進多術以干顯後雖有國天下之責莫從而理也此一段最中學者之病

驗祭品中有黍稷稻粱粳五種粱係高粱稻乃南方之粳米粳乃南方之糯米黍稷同一種但黍黏而稷不黏獨不用小米吏云前任丁去之想必因祀典上止有黍

稷稻粱然乎疑今北方所謂小米乃是稷所謂稷乃是黍之不黏者耳故府志云土人謂飯黍為稷存之以俟知者其以糯米為粳此必是吏之偶誤

馬夫以穀數種來肴其所謂穀子者有紅黑白三種黑者粘其所謂黍子者有紅白二種皆粘而指庭中所産似黍者則謂之稷子又有一種其穗似狗尾草者則謂之粱穀其種最貴蓋是粟之別種

行鄉飲酒禮舉觶在賓主獻酢之後今在前恐未是又

思今之用湯即古太羹之意用茶即古元酒之意
湯潛菴黜淫祠疏當與會典祭厲文同看一是不侮鰥
寡一是不畏强禦君子之待幽明一个理
羣芳譜係新城王象晉所輯亦不為無用然考草木而
不甚引爾雅及漢唐註疏覺少源委如指飯黍為稷及
將鄭風之茶與邶風之茶看作一物皆是疎處
閱呻吟語問治人之道曰無忿疾於頑竊思頑是最可
忿疾者千態萬狀他反要來愚我誘我我涵養稍不足

忽疾便生

一友作生日詩云鐵漢有身經百鍊金人無口學三緘二語最好然未易言不善鍊者只鍊得世情不曾鍊得道義不善緘者只緘得當言的不曾緘得不當言的

看夜行燭思此書篇名多淺俗蓋必月川先生因其父之所問以名篇可見納約自牖之意而月川先生一團誠意如春氣之隨處充滿有隙便入亦可想見小學是古方夜行燭是因病加減之方

戰國策一書只應列在諸子莫不得史

朱子諸封事人但見其一味正直然其中仍有一段忠厚和平之意在所以後來雖危而不至於嬰禍

閱潛確類書見其載滹沱河滋河絶無源委真是無頭學問又太史公律書言卯之為言茂也此書乃引之以証三泖之泖尤誤按泖字疑本作丣因在正東而言晉人疑此為東江非無謂也後人於丣旁加水耳葢三江婁淞皆在東北惟此在正東本草載陶弘景云佛書稱

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可以悟學問已精益精之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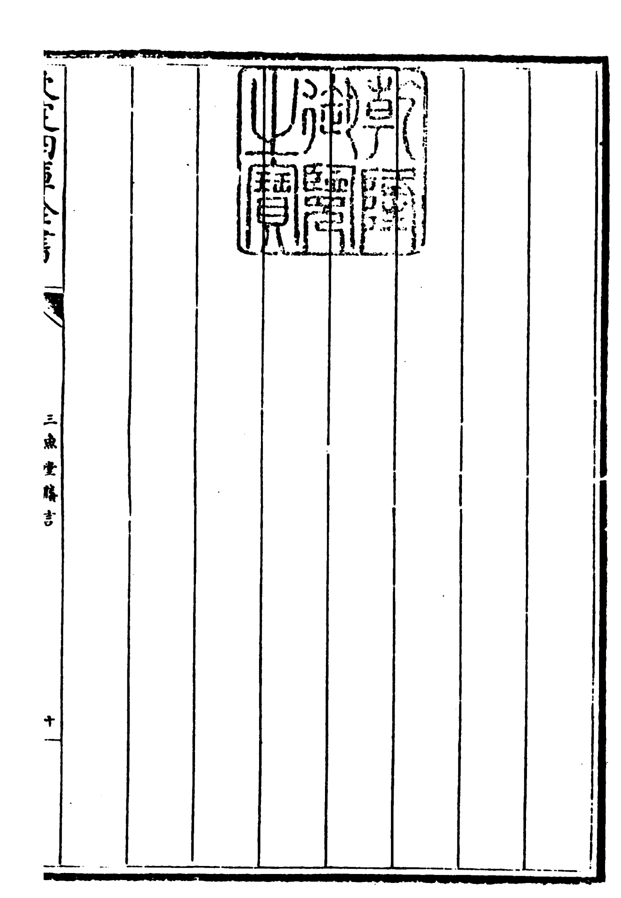
陳端伯言劉誠意未嘗講風水皆世俗附會

唐夢賚言青城童子八歲能知未來事未幾童子病病愈不復能有所知一鈍人耳邵子昆言有人生而能言其前生事余因憶樗林隨筆中有一條言人生而能知其前生後不復記憶者是有物憑焉此最足破愚俗

范浚蘭溪人即作心箴者今有香溪集尚存

向疑通鑑纂本載潘氏總論不知其為何人今見婺源

志文苑內有之字伯誠但鑑上多稱陽節潘氏志則稱
節齋
錢塞菴（名士升）少受業於顧涇陽嘗手輯涇陽十書其居
喪最盡禮以家禮所載與朱子平昔議論多異同作家
禮考証一編二書惜未得見
偶閱大學衍義補歷象法二卷見丘瓊山取詩十月之
交注而不取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之注蓋瓊山亦未
知二說之一也


乾隆御覽之寶

三魚堂賸言卷十二